

诗歌·欣赏

颤动与颤栗(外一首)

贾璋岷

把颤动和颤栗混淆了
时空交替 不同的感觉
颤动是美 颤栗是悲
蜜蜂翅膀在风中颤动
一阵炫舞 便有甜蜜诗句
千树桃花 满地菜花
玄都观的道士颤栗如许
秋蝉凉柯 伴飞斜阳几度

颤栗的羽翼 惊起一地余音凄楚
回望熏风 便有春夏的体香
颤动在风的叹息中 玉簪徐徐凋

柱

美与悲 简化成两圈波纹
万家灯火只剩有一庭翠树
暗叶如歌 月影如诗

歌筵

歌筵排开 细节便生动了
金樽来澄清 话语来过滤
急管繁弦 留住薰枕
瞥一眼窗外 何处是南浦金楼
前一排酒阵和后一座肉林
隔着疏星残月 断云微度

细心体会 便觉无聊与有趣
后背上的气息在悄悄流去
无数颗金星和或红或紫的花
碰成破碎水珠 无心拾取
满天的繁星 突然间排列成歌曲
生生息息 滚演出这段虚无

生活·态度

轻启一扇门

马亚伟

我跟朋友一起去一个叫作“馨园”的地方买花。那里是郊区的一户人家，主人以养花卖花为生。我们去得尚早，园门还没有敞开，但留着一道缝隙，是在告诉买花的人，随时可以进去。

我正要去推门，朋友拦住我说：“慢着！进入一个陌生之所，要轻启一扇门，徐徐走进去。”我笑朋友的矫情，说：“难道让你去参神拜佛，还要提前沐浴更衣、净手焚香之后才进去？”朋友微笑着说：“我说的是一种介入新领地的态度，要带着好奇心，悄悄地进入，这样才能体会到别有洞天的感觉，也能全面了解和认识新天地。”我摇摇头说：“你呀，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进去就行了，不用管那么多。”说着，我要推门进去。朋友拦住我说：“轻启一扇门，别惊醒那些花儿。”

好吧，服了我这位标榜“诗意生活”的朋友。我跟在朋友身后，只见她悄悄推开虚掩的门，轻手轻脚地迈入“馨园”。这个叫“馨园”的花园规模还不小，里面的花很有层次感，不同种类的花种植在不同的位置。主人正在园子里忙着，他招呼我们说：“随便看看吧。”我们在花中穿行，阵阵馨香扑面而来，颇有点“花香浓满衣”的惬意和自在。朋友悄悄对我说：“不着急，咱们除了买花，更重要的是赏花，所以要慢慢走，细细赏，这样才不虚此行。”朋友一直是个生活的艺术家，对生活中细微的美有独特的敏感。我受她的感染，不由也慢下

脚步，品赏着眼前美丽的花木。朋友对我说：“刚才我说要轻启一扇门，目的就在于此。我们慢慢开门，先给自己定下慢的节奏，然后再慢慢浏览观赏。轻启一扇门，带着虔诚之心，还会让我们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认识过程，慢慢发现眼中所有的美好。如果刚才咱们莽撞地闯进来，匆匆走上一遭，恐怕心也会跟着急躁，也就无法领略花的美好。”我笑了，对她说：“小小的一件事，也被你说得这样玄妙。”她也笑着说：“玄妙好，玄妙才有更丰富的体验。”

就这样，我们在“馨园”里随意徜徉，几乎发现了每一个角落的美。我们走的时候，沾了一身花香，带走满心芬芳。离开的路上，回望“馨园”，觉得那里真的是一个美好的所在。

从那以后，我也学会了轻启一扇门。每每看到面前有一扇门，我就会想起朋友的话。我不再贸然闯入，而是慢下脚步，慢下节奏，心怀虔诚地轻轻开门。这样做，是尊重，是虔敬，是真诚，会让自己很自然地融入其中，不会有丝毫突兀之感。

轻启一扇门，是我们认识世界融入生活的一种态度。其实，生活中的门无处不在。踏入一个新领地，是在开启一扇门。打开一本书，是在开启一扇门。学习一种新知识，是在开启一扇门。进入一个新单位，是在开启一扇门。认识一个人，也是在开启一扇门。无论哪一种门，轻轻开启，都会让我们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生活·感悟

平淡不悲，有爱丰盈

鲍海英

大学毕业后的十年，我们同学聚会，热热闹闹中，突然有人感叹说：“刚毕业那几年，我也是一个有梦想、有棱角的人。但锋芒太露，最终受伤的还是自己。如今我栖居在这个小城市，按部就班地生活。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到头来也不过像一只苍蝇，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在一片感叹声中，又一位同学诉说了他的生存困境。因为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他宁愿自己独守。因为在由人组成的崇山峻岭之中，他就像一头不知所措的困兽，更不要妄谈当年的理想。唯有山间鸟语让他觉察几缕生机，得到些许快慰。

我们都笑他消极。生活从来就不易。海子说：“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

有。”可是，我并不苟同，没有行走过的人不知道山的开阔，没有远足的人不知道海的豪迈。而远方，不是一无所，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太多，只要你热爱生活，用心去感受，心境就会大不一样。

我还是喜欢这样平淡的生活。上班时，骑着轻盈的自行车，听晨鸟娇啼，看花红柳绿，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这个城市并不冰冷，生活用朴素而平静的步调教我们热爱它。

我做小学班主任时，班里有一个孩子，他的父母远在外省打工。一天下午，他到我的办公室接听电话，电话那头，他的父亲说今天是他的生日，爸爸祝他生日快乐。那一刻，我看到孩子脸上幸福的笑容。从孩子腼腆幸福

的笑容里，我懂得了，这位孩子虽然是留守儿童，但父亲对他的爱从来没有少过。那天傍晚放学之前，当我将生日贺卡轻轻放在他的桌前，当全班同学齐声祝他生日快乐时，我再次看到了他脸上的笑容。我发现，爱在每一声祝福中，他不仅没有因为父母不在身边而失落，反而感受到了每个人给予的温暖。

很多人的生活都是平淡的，我也为自己的平淡而失落过，也为这样的生活迷惘过。当年的我，不也是怀着雄心壮志踏上工作岗位的吗？但最终一事无成，仍然过着平凡平凡、琐碎琐碎的生活，蜗居在这个城市的一角，每日行走在人流如潮的上下班路上，没人愿意多看我一眼。我是那么微不足

道，比沧海一粟还要渺小，可是，大海是由每一滴水汇聚而成的，而这五彩的世界，难道不是我们每个人用心付出，才让它变得越来越美好？

荷尔德林写道：“人生充满劳绩，但仍诗意地栖居大地，带着爱心生活，那么，再平凡的人生也会感到日子的温馨。”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旅行，那么，在这场旅行中，我们要学会带着爱心去看世界。生活中，如果缺失了爱，再丰腴的人生，我们的心灵也会变得荒芜，只要我们有爱，即使理想的小船说翻就翻，但只要我们会学会爱别人，爱自己，再平淡的生活，我们也会感到日子的饱满，心灵变得丰盈起来。

生活·滋味

醉在高庙

彭建中

到达高庙古镇，时逢细雨潇潇。将车停在峨洪公路旁边，沿着天梯般的石阶下行就进入了场镇。场镇依山势而建，显得紧凑而独特。

当天，恰好是高庙赶集的日子，场镇十分热闹，街市上摆满了各种农产品，大都是本地农民种的土特产。转悠了半天，我们还没有感觉到古镇的气息，问一位铺面的主人，其告诉我们说这是新建的上半街，下半街才是老街。

按照铺面主人指点的路线，我们来到了老街。老街为两溪所夹，共有4条街，两侧的房屋全是青瓦盖顶，木楼相连，两边的屋檐隔得很近，随处抬头望，

便见“一线天”。街面全由青石板铺成，石板上长着绿绿的青苔。临街的铺面内摆满了许多物品，很多铺面后面还连着小四合院，临山坡低矮处均有吊脚楼。檐破瓦残的古街，雨雾中的蜘蛛网，厚厚的青苔，挂在屋檐下的老玉米，还有悠闲的老人，这一切在细雨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幽静、神秘。

沿着右边的古街走到尽头，便是一条小溪，连接两边的是一座铁索桥，虽不及当年红军飞夺的泸定桥，但也十分凶险，当年有战士在此战斗牺牲，因而唤作“烈士桥”。

古镇上还有江西会馆、五圣戏楼

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有极具特色的“三官”（禹王宫、万寿宫、五圣宫），然而逛遍古镇，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每个铺面都摆着的高庙白酒。据了解，高庙白酒之所以名气很大，在于酒的酿造很特别。文物级的窖池和手工酿酒作坊，引纯净的山泉，精选优质的高粱，通过科学独特的传统工艺精心酿制、贮存、勾兑而成，属于纯天然有机食品。

高庙白酒的文化底蕴十分深厚，有诗曰：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半山高庙酒。酿酒用水取自花溪之源，花溪源不仅是高庙古镇的十大景点之一，

更是高庙酒业上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品牌，诗曰：花溪源水酿玉浆，东坡豪饮酌千觞；瓦山春酒宴归客，醉煞玉屏万木香。

沿着石阶返回，我们每家人都买了一桶高庙白酒带回去享受。在回神木山庄的路上，我还在想，峨眉、瓦屋二山，绵延相连，奇险秀美，峰峦叠翠，共同孕育了钟灵毓秀的高庙古镇，而我今日思之，高庙白酒恰是古镇的魂。而今，我把对高庙白酒的感慨，化作一首小诗：高山深处一明珠，庙堂门前瓦罐多，白玉琼浆任你品，酒入饥肠暖心窝。

远景晚照

万晓红 摄



生活·回味

故乡瓦

一心

朝村子里走，老旧的黑瓦爬着青苔的瓦落着草屑的黑瓦都还在。

透过木格子的窗棂往上看，瓦片的边沿像一弯黛色的秀眉。青黛中透出蓝底子，正是这抹沉郁的蓝，和天蓝遥相呼应。天的蓝轻盈，瓦的蓝稳实，庇护着人们的起居，承接日月星光，遮掩着雨露风霜。

这些瓦片，我们更习惯叫它们小瓦，如同母亲唤我们的乳名，它是温存的、素净的。片片新瓦上房梁，喜悦的笑堆满父亲沧桑的皱纹。新瓦房可是父亲劳碌大半生的杰作。

瓦被整车拉来，它们紧密有序地排在屋顶，最后的收梢，是云头纹的瓦当，探出半个身子，姿势也是含蓄。弧状的瓦片团结在炊烟缓缓上升的乡村里。

年深日久，父亲端着梯子，让请来的瓦工爬上屋顶，东边的瓦被风吹得有点疏松，西边的瓦沟里的落叶要清理，屋角的瓦缝里的瓦松要除去，父亲则递上黑黢黢的一年新的瓦。

暮春，紫微微的桐花晃悠着飘落下来，啪嗒一朵，啪嗒又是一朵，细密有声，青黛的瓦上多了一层迷蒙的紫气。猫无声地从瓦沟里穿过来走过去，然后轻盈地从瓦当上跳下，慵懒地伏在母亲脚边。偶尔飞过的一群麻雀或者家鸽也把屋顶当作彩排的舞台，或者只是歇脚。

在小瓦的屋顶下，几十年的长久岁月中，走进走出，是我们的父母。父亲夜色中荷锄而归，顺手将新刈的带着豆荚的枝条堆放在屋檐下；母亲系着洗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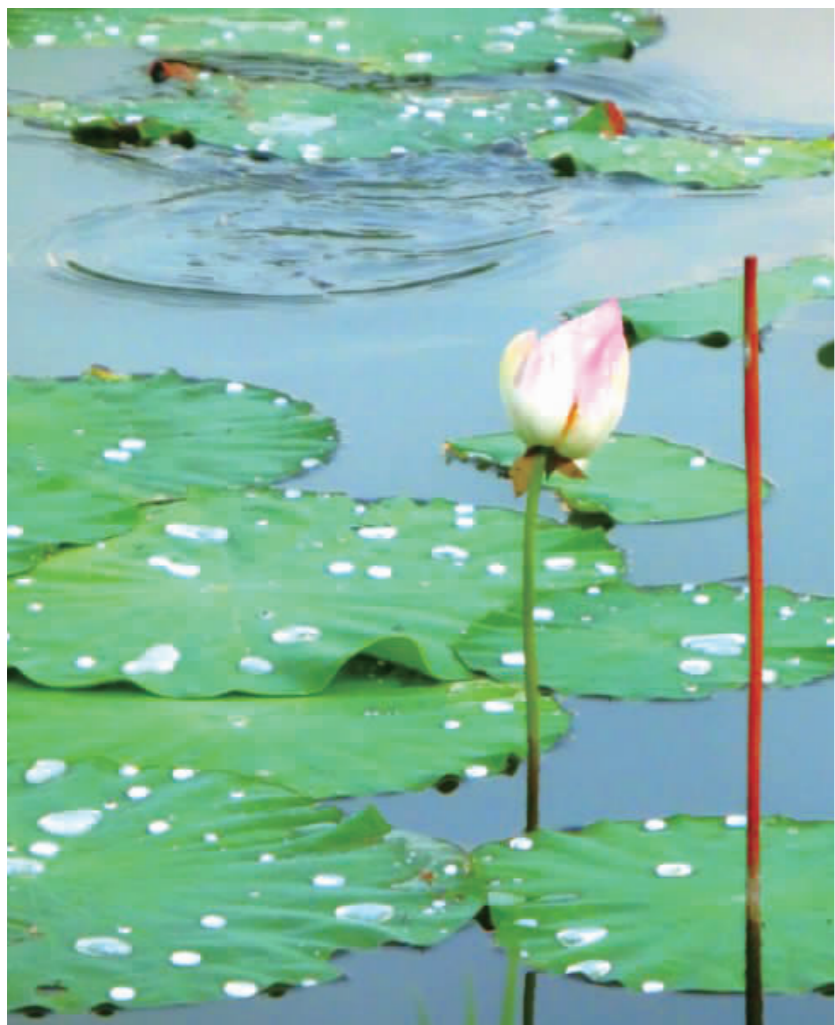
发白的围裙，在小瓦上撒上一层细盐，趁第二天的好日头晒在屋檐下的挂钩上。旁边还有几串红椒和晒松了皮的蒜头，用的时候随手取。还有粘着泥土的布鞋，也脱下放在檐下。一年的收成，屋檐下的土墙，就是一张便笺。即使陈旧，但也可亲。

梅子时节家家雨，只好在屋内，雨水顺着瓦沟流淌下来，雨用纤细的指尖在瓦上弹拨，急弦繁复，起先有些跋扈，可一经瓦的承接，就成了一首不需修饰的古琴曲。清幽的旋律中有浑厚，最后雨停了，瓦沟依旧深情地挽留住一些，滴滴下落，余韵袅袅，空阶滴到明的澄澈意境。

连雨过后，瓦片之上，又是白云苍狗，浮光悠然。潮湿的小瓦又在天光云影下慢慢变干，砖瓦上的青苔旧绿中又

添新痕。端一把掉了漆的木椅，翻毛了边的线装书，像小瓦那样一页一页，看得颈酸胀了，透过小瓦望天，然后又默不作声低头看下去，书中的文字，赋予时光更为充实的意蕴。

瓦下的屋内，上演着人世最平实祥宁的日常生活。周作人的瓦屋纸窗下，写诗，饮酒，品茶，可抵两年尘梦。余光中的黛黛千瓣的瓦下，在雨天鼓琴、咏诗、下棋、品茗，是一种安慰。站在海峡彼岸，在冷雨中寻望海峡这边的瓦顶，雨落瓦上，原来不只是闲情，更是乡音。离开有瓦遮蔽的老屋，再远，再久，某个落雨的夜晚，某个晴好的佳节，在心底张望故乡，记忆的黑白底片上，清晰的依旧是一道道旧得发白的瓦楞……



珠落玉盘

余毅 摄